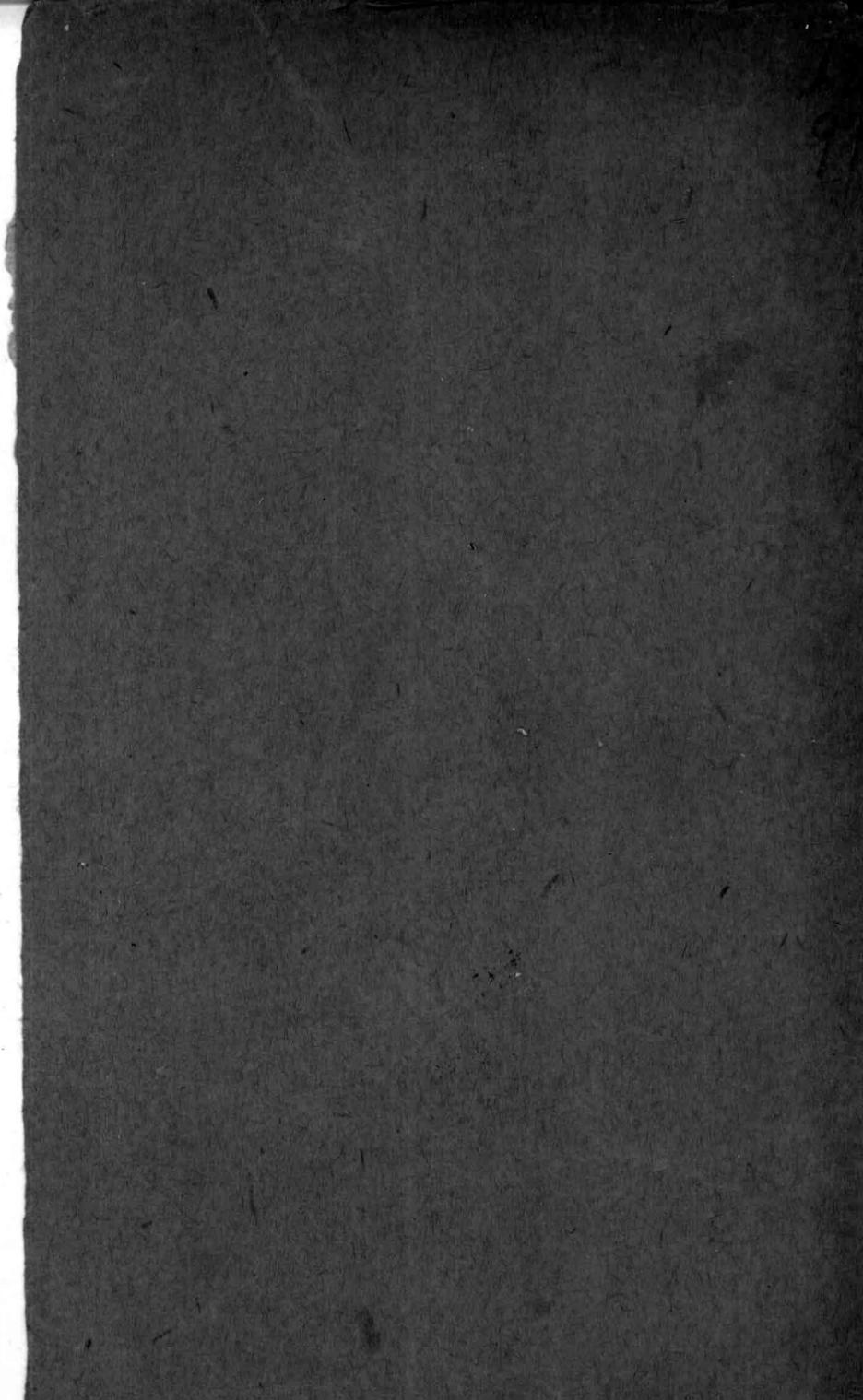


民间故事选

民間故事选



原书

缺页

原书
缺页

打 狗 魚①

井岡山茅坪乡有一条小河，叫茅坪河。河里有一处深水潭，因为潭的四周是圓的，水又墨綠墨綠的，老乡們就管它叫龍目潭。潭里有一种叫狗魚，日常总是躲在水深的地方不出来，人們要捉到它，很不容易。

毛主席帶領紅軍來到井岡山上，這一帶的農民就跟着鬧起革命來了。

有一天，湘贛邊區正召開第二次黨代表大會，幾個農民從龍目潭打到了一條有二十多斤重的狗魚，快活得都跳起來。他們馬上把这个茅坪河的特產給毛主席送去了。

毛主席、朱總司令，還有其他負責同志，這時候剛在休會聚餐，幾個農民走進屋來，把狗魚放在地上。大家才從湖南過來，還沒見過這種有手有腳、肥腦袋、大嘴巴的怪東西，都圍攏來看。毛主席問老鄉們：

“這是什麼魚？是魚又有四只腳？”

大伙說：

“這是狗魚。日常躲在潭水的深處不出來，專門吃小魚。”

毛主席听了笑着說：

“這是魚里頭的惡霸，應該多打、多吃！現在我們要打倒土豪劣紳，是打倒吃人的人；吃魚的魚，也必須滅絕。”說得滿屋大笑，大伙都說，要響應毛主席的号召。

後來在茅坪鄉發動群眾的時候，毛主席就時常拿打狗魚的事做比方，給大家講革命的道理。他說：

① “狗魚”又名鰱魚，也叫娃娃魚。

“人里头也有狗魚，專門吃穷人。土豪劣紳就是人里头的狗魚；他們不种良田吃白米，不栽棉花穿好衣。今天咱們要翻身，就得打倒土豪惡霸。”

农民們听了毛主席的話，都很信服，立刻都起來和地主惡霸作斗争。

毛主席离开井冈山十五六年了，茅坪乡的农民们都很想念他。毛主席到了北京以后，没多天，也派人来访问他们。乡亲们个个心里感到说不出的高兴。他们又到龙目潭打了两条狗鱼，给毛主席捎到北京去了。

——彭江流記
張靜改寫

毛毛庵改造二流子（汉族）

鼠具有个二流子，名叫华景。这人烟瘾很大，每天要抽二两洋烟。能说会道，说起话来，一张嘴能顶住一百人。想你是谁，也说不倒他。新政权建立起来了。有一年，政府提倡改造二流子。华景也是个改造对象。这时候，村长就去找他谈话。他说：“华景，如今政府改造二流子哩。你也振作起来劳动吧！”

华景說：“劳动有什么好处呢？核桃虫不動，吃得肉滾滾；螞蟻跑的快，餓斷腰脊骨。”

村长說：“新政权不容許封建剥削。你不劳动，以后日子怎过呀？”

华景說：“愁的你，命里有五升，不用起五更；命里有半碗，不用强搶砍！”

这样沒三言五語，村長就還不起話來了。村長不能奈何他，到處去請教人，也沒人說得出一個改造華景的好法子。有一天，

毛主席到了村里，村长就把这事告给了毛主席。毛主席听了，說：“好，你把他送到我那里去吧！”

毛主席見了华景，也不和他多說，只把他安置到一个山沟里。这里滿山野草，沒一犁熟地。那时候正是春天，毛主席就在一旁种起地来。

說話中間，春过夏来，不覺已是秋天。看呵！这边是谷子，那边是高粱；这边是白菜；那边是南瓜；这边是紅艳艳的西紅柿，那边是紫薇薇的大茄子；和从前的景象大不相同了。华景亲眼看見毛主席把荒山建設成良园，不禁暗暗佩服，心里想：

“毛主席的本領真正大呵！”

有一天，毛主席到来，华景对毛主席說：“毛主席，我也想学你的这套本領，請你教給我吧！”毛主席沒有回答，微微地笑了一笑，依旧鋤草、澆地，做着营生。华景看了，知道照着毛主席做，就能学到本領，就跟在毛主席后边动弹起来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华景戒了洋烟，劳动的本領也学会了。最后，这个大二流子，終于成了村里一个生产的积极分子。

——辛景月

三兄弟（汉族 四川）

老孙头有三个兒子，解放以前，爷四个都給地主家当长工。解放后他們分得了房子和土地，爷四个把小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。

三个兒子时常叨念要到北京去看看毛主席。

老孙头一想：“是呀，应当讓他們去看看毛主席。”就把几年来积攢起來的錢，分給了三个兒子。

老大手里有了錢，就今天出去吃点，明天出去喝点，不到几

个月，就把錢都花光了。

老二分到了錢，心里打起了小算盤：“要去北京这个大地方，得多帶些錢，見完了毛主席，还得逛逛呢！”他就拿着分得的錢作起买卖来了。今天搗騰这个，明天販賣那個，沒有几个月，也把錢搗騰得一淨二光。

老三分到錢后，就想：“到北京去看見毛主席，毛主席要問我來干什么？我怎麼說呢？”想來想去，終於想出個頭來，就把錢投資到農業社了。

老三還象以前一樣，天天跟社里人一齊下地，干起活來可比以前更起勁了。有一天，他在地里干着干着活，自己偷偷地笑了起來，一個小伙子看見了，就問他：“老三，為什麼自己偷着美滋滋的笑？是不是有對象啦？”

老三抿着嘴說：“你們說的離我想的還有十万八千里呢。”

老三越干越有勁，每天總是笑呵呵的。大伙猜不着老三的心里有什么喜事，也猜不着老三身上哪里來的這股干勁。

第二年冬天，老三被選為勞動模範，戴上大紅花，到北京見到了毛主席。

老孫頭的三個兒子，原來都想到北京看看毛主席的，可是只有老三見到了毛主席。

——張帆搜集

朱德的故事（汉族）

“朱德扁担”

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领导红军驻扎在井冈山的时候，队伍每天都下山去背粮食。重重叠叠的山上，弯弯曲曲的路上，每天只见人来人往，上上下下。

朱总司令砍了一条扁担，也同大家一道去挑，每天来回两三次。他的扁担上面还写了四个字：“朱德扁担”。红军士兵看到自己的军长和他们一样不辞艰苦，十分兴奋，大家干的更起劲了。还编了这样一首歌，在军中流行开来：“朱德挑谷上坳，粮食绝对可靠，粉碎敌人‘围剿’，且听歌声载道。”

当时红军的生活非常刻苦，官兵吃穿都一样。总司令穿的衣裳很旧，热天也是短裤、裹腿，和战士一个样。只有在打仗的时候，他身上才多了一副望远镜。

“伙夫头”

有一回，朱总司令带了一连人，在湖南行军。天黑了，队伍便在一个地方宿营。那地方藏着白狗子的奸细。到了半夜，反革命武装——地主的民团就打来了，三四百团匪，一起把总司令

带的一連人围住。朱总司令就带领大家找机会往外冲。总司令刚从一个窗口跳出去，却迎面碰着一个民团队长，那个白匪問他：“你是做什么的？”朱总司令說：“我是当伙夫的。”那个匪軍头目又問：“朱德在哪里？”朱总司令用手一指說：“朱德往那面去了。”那个白匪便朝他手指的方向跑去。朱总司令带领大家往相反的方向冲出来了。事后紅軍战士們都亲切地叫他“伙夫头”。朱总司令常接住这话很和藹地和大家說：“做一个党员，首先就要遵守党章的第一条，那就是‘服从組織’。如果組織上叫我当伙夫，我就会欢欢喜喜地去干，还要把菜飯做好。我也真的会做菜。”

一 車 麦 子

这是在华北，抗日战争时候的事。那年麦收时节，一营八路軍从村外的路上走过，营长骑着馬走在前面。有个老太太背着一大捆麦子从对面来了，看起来滿吃力的样子。她和队伍快要错过时，路旁忽然有一个穿軍装的人把营长拦住，問道：“你担任什么职务？”营长望了望那人，身上的軍衣少說也穿过三四年了，单軍帽是棉帽改的。……“我是营长。”他回答。那人又問：“任务是不是很急？”营长好象觉察到什么，忽地跳下馬来，忙說：“不十分急。”那人用手指着老太太說：“那么讓队伍前头走，你拉上馬到村里去套一辆車，替她把地里的麦子拉回家吧！”营长遵从了那人的话，很快把老太太的麦子拉回家了。事后营长才知道那人就是朱总司令。以后营长經常記起朱总司令曾經和他說过的話：“革命干部的优良品質首先就是群众观点。你騎在馬上，看

見老太太那样吃劲地背着麦子，不馬上下来帮助她，这是不对的。要好好記住：只要有一点时间，有一点力量，就不能忘記帮助群众。”

——整 田写
今 谈节录

彭湃的故事（汉族 广东）

和农民一条命

有一天，彭湃和一个做交通員的农民，要到高沙約①去开会。跑到半路，天上忽然布滿了烏云，接着就下了一陣大雨。山洪暴发，溪里的水涨了起来。高沙約农民大会，早在两天前就定了期，要临时改期是不可以的。彭湃只好决定冒险渡水过溪。他对那个做交通員的农民說：

“我和你把衣服脫光，用褲帶縛着我的左手和你的右手，兩人連在一起；要是一个人給水漂去，另一个人就緊緊拉住他；要是兩個人給水漂去，就死在一起。我和你虽然是两个人，可是却合成了一条命。”

他們手拉着手，冒着被大水冲走的危险，終于平安地渡过了溪。

在开会的时候，做交通員的农民起来報告他和彭湃手拉手过溪的事，农民听了很受感动。彭湃接着說：“不但我和这个农民兄弟合成了一条命，”他指了指做交通員的农民，又轉向大家說，“我們千百万农民也要合成一条命。这条命是大命，大条的性命，是不容易死的。我們要用大命來和反动派的小命碰一碰，碰个你死我活。”

彭湃的話，引起了会場上轟雷似的掌声和欢笑；大大地堅定了农民們斗争的信心。

① 高沙約距萬海丰城約三十余里。

判 案

平崗村，有两姓族居的农民，因为修筑坟墓的事情发生了爭吵，裏着要进城里去打官司。彭湃听到后，馬上跑到平崗去。他在打稻町上，摆設了一张桌子，桌子两边放了两个竹筒，他坐在中間，叫吵架的人分別站在两旁。

“你們两姓要进城里去告官，打官司嗎？”彭湃問。

双方立刻嚷了起来，各說各的道理，相持不下，一定要去打官司。

“你們两姓要打官司，这很容易。”彭湃指着竹筒說，“双方各把銀錢放进竹筒去，看誰的錢多。”

农民听了，心里覺得很奇怪：“为什么要比賽錢多少呢？”

彭湃說：“官府是不講道理的，誰的錢多誰就有道理。你們还不明白嗎？”接着就对农民講了一大篇农民应当团结、不要鬧意見的道理。講得农民个个心服口服，大家又和好起来了。

农民戴起了大竹笠

一九二五年海陆丰的农民，两次协助东征軍打垮了盘踞东江一带的陈炯明的恶势力以后，各乡村的农民协会，不但以前那些被封閉的又恢复了起来，并且还建立了很多新的农民协会。农民在政治上已經占了优势，又有“农民自卫軍”和“赤卫队”的武装力量支持他們，他們就挺起身来当家作主了。

有一天，在总农会里，彭湃和几个农民談起以前反动派压迫农民的慘状。有一个年老的农民感慨地說：

“說起过去，一班反动的地主、官僚欺負俺农民，真是无所不

至，連大竹笠也不許我們戴，在大雨天只是戴着剛能遮住腦袋的小竹笠仔，任憑大雨去澆。”

彭湃听了，詫異地說：“這樣奇怪的事我還沒有聽說過！為什麼不許我們農民兄弟戴大竹笠？”

年老的農民說：“他們一班城市老子說，只准農民給人家碰，不准農民碰着人家；在熱鬧的市場上，戴着闊邊緣的大竹笠，說不定會碰着人家，因此就不准許我們戴，只准許我們戴‘斗笠仔’^①，這是他們定下來的律條，誰敢反抗？”

彭湃听了，憤怒地拍着桌子說：“真是豈有此理！從明天起，你們戴大竹笠到市場上去碰，不要緊！看誰敢來欺負你們！”

一個年青的農民，為了好奇，要試一試看，就跑出去買了一頂闊邊緣的大竹笠，戴起來跑到市場去，在人群里擠來擠去。真是“無巧不成書”，恰好碰着一個“東笏陳”^②的小流氓。他瞪着眼看了看農民，忽地舉起手來，一巴掌打在農民的臉上。那年青的農民，回手一掌，正打着小流氓的鼻子，立時流血了；接連又是几拳，把那小流氓打得頭青臉腫，裝死裝活地爬到警察局長那裡控訴去了。警察局派警兵把那個青年農民拘捕到局去。彭湃聽到了這件事，就跑到警察局去講理。警察局長看見彭湃，知道他不是好惹的，馬上把農民釋放，並且還把那個小流氓責罵了一場。

這件事情很快傳開了。人們都說：“現在真是農民的天下了！要是兩三個月以前，不要說打傷‘東笏陳’的人，就是他們家的狗也不能容人家踢一脚呀！”

從這回事情以後，農民的氣就更壯了，就更相信自己的力量了。

——鑑賞譜搜集

① 海陸丰人叫小竹笠為“斗笠仔”。

② 在陳炯明飛揚跋扈的時代，“東笏社”姓陳的一族人，組成了大地主、官僚、土豪、劣紳的大集團。

許县长的故事（汉族）

湖北竹山县南山里，有一个农民，叫王太平。母亲因为营养不好，神經很衰弱，三天两头的头晕。忽然一天，許明欽帶了十几个同志来到他家，不顧打仗行軍的疲劳，和他娘俩談了半宿話，他娘俩很快便把他看成了自己人。第二天早起，他还給老娘娘扯了一把草藥，替她治病。临走的时候，又对老娘娘說：“老人家，你不要看我們今天这里鑽，明天那里鑽的受罪，敌人还很瘋狂，天下可終究是咱們的嘞！我們不是为了別的，是为了老百姓翻身出头。普天下是反动家伙多呢？老百姓多呢？帮他們打仗当兵的也全是老百姓，要是老百姓觉悟过来，他們連一个兵都沒有了。老百姓一齐心，他們就完啦。”王太平只母子二人，家又住在深山沟里，事后外人連一个也沒有知道的。娘俩也只知道許明欽是新四軍里的同志，并不知道他是許县长。

許明欽和同志們从王太平家离开走了，娘俩自然日夜念望，不用細講。单說許明欽同志，原来在一九四六年夏天，新四軍从中原“突圍”过来的时节，便委派他當了竹山县的县长。当时，好多老百姓早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騙强迫下，离开走了，城里只有一些老头、小孩和少数壯年男子。許明欽同志便召集群众大会，請最有信仰的老年人坐在主席台上共同商办群众大事。他依靠群众解决軍糧問題，把錢无利貸給群众，去卖回来粮食卖給他，軍民双方都解决了困难。他还喜欢跟群众交朋友，常到群众家里去玩，商量謀生的办法。他又懂得医术，順便給群众看病。

当地群众，看看有了活救星，都欢天喜地。万恶的敌人是不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。后来环境又变坏了，許县长只好和同志们到南山里去打游击。他不光和敌人打仗，在住到誰家的时候，都和这次对王太平娘俩一样，还赤心尽力，帮忙解决具体困难。

竹山的南山接近大巴山的主脉。有一天，他自己正在一个老百姓家解决困难，突然一排敌人追了上来，他赶快往山林里跑。沒跑进树林，就被敌人截住了。他馬上掏出一把銅錢丢在地上，想湊敌兵去撿取的空兒逃跑。敌兵正要去撿，排长却大喊：“不准撿！誰撿我枪毙誰！”結果，他被捕了。敌人讓他跟着走，他說：“在这里打死我吧，我懶得走！”敌人只得找了个籬兜，抓了两个老百姓，抬他走。

进了竹山城，敌人狡猾的向街上的群众說：“看，你們的县长来了！”群众听见都觉得心痛。敌人把他押解到匪窝一八五旅旅部去，群众便关心的探听他的动静。又轉押到何心彩家时，虽然看守的人站在面前，不便多說什么，他却仍然关心的問：“老百姓沒受什么損傷吧？”問罢就直冲冲的坐在那里，用眼瞪着敌人。何心彩家的人传出話来：“真是嘞，許县长那个派头，就跟一尊神一样！看守人，兵也好，官也好，都不敢到他跟前去咳嗽一声。”

一天早晨，旅部的副官給他送了一桌菜来，說是旅长谷炳奎私人送来的。他对他們說：“拿回去，我不吃你們的东西！”这象一陣风似的传遍了全城，群众更贊叹他真是铁打的英雄好汉。再向別处押解的时候，他还是一面照顧着脚下的梯坎，一面亲热的望着老百姓，有时喊：“老乡們，不要紧，我活着为国家，人民，死了也为国家，人民！”还有时喊：“終有一天，这个地方还是要解放的。老乡們，記着呀！”他早先和谷炳奎是同学，谷炳奎亲自走來劝他投降。他气愤的說：“你是国民党，我是共产党，你要我投降，那岂不是叫太阳从西边出嗎？”他向谷炳奎談了一番道理，又